为传奇皇后刘娥“正名”

蒋胜男推出新作《天圣令》

很多人认识蒋胜男，是从那部大女主剧《芈月传》开始的。蒋胜男作为浙江温州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的专业戏剧编剧，是网络作家中少见的专业、科班写作者。在小说的世界，蒋胜男偏爱设定“大女主”，热衷书写不同历史时代传奇女性波澜壮阔的一生。比如芈月、萧燕燕等人物，都是她浓墨重彩书写的对象。

《天圣令》

以刘娥传奇人生为主线

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天圣令》中，蒋胜男设立的故事主角是宋章献明肃皇后刘娥（传说中“狸猫换太子”的女主角）。蒋胜男以刘娥半个多世纪的传奇人生为主线，着重呈现北宋初年太宗、真宗、仁宗三朝的历史风貌。在深度挖掘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蒋胜男还运用艺术审美想象，把宫廷趣闻与民间传说巧妙地融为一体，清晰地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刘娥一生历经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这期间有无数重大历史事件与故事发生，早已经成为民间演义和传说，如赵光义烛影斧声、花蕊夫人之死、杨家将和潘美、八贤王和寇准、名列《三十三剑侠图》的张咏，以及大辽萧太后与韩德让等。蒋胜男初次听到刘娥的故事，是在小时候看家喻户晓的戏剧《狸猫换太子》时。“这大约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对这位真宗皇后的唯一认知。此后，是在一本笔记小说中，看到真宗临死时将国事托于刘后一节，不禁有些诧异：刘娥何等样人，竟能得皇帝以国事相托。其后某段时间，曾沉迷于一系列历史演义，却在有关宋史的一段记载中，看到刘娥被史家盛赞为“有吕（雉）武（则天）之才，无吕武之恶”。好奇加上诧异，引起了我对刘娥这个人物的好奇与探索。”

经过探索，蒋胜男发现，史家公认的三大女主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宋之刘后”，刘后即指刘娥。

书名取自宋仁宗年号

在蒋胜男看来，刘娥可说是宋朝女性的杰出代表。她在四十余岁时被立为皇后，后又执掌朝政，促成了后来的宋仁宗仁政。她并不是传说里的“奸妃”，而是有大智慧的政治家，所以后来的历史高度评价她有吕后、武则天的才能而没有她们的酷戾。《天圣令》一书的命名，即由宋仁宗前期的年号“天圣”而来。

不过，比起被呈现于众多小说、电影以及电视剧中的吕后和武后，宋之刘后却罕为人知。被人熟知的，只是以讹传讹的“狸猫换太子”。虽然野史传说很多，但是至今仍没有一部完整的历史小说来书写这位宋代杰出女性的一生。这也促使蒋胜男写下以刘娥为主角的这部“大女主”历史小说。

《天圣令》与蒋胜男此前创作的《燕云台》，以及正在创作的《铁血胭脂》一起，并称为“宋辽夏三部曲”。这三部作品都是从历史上的女性政治家角度，全景观照宋、辽、夏这三个特定的历史时段，通过女主人公的个人奋斗经历，为读者徐徐展开一幅幅历史长画卷。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罗伟章《隐秘史》：看见自己的背面

□项雷达

对隐秘的好奇和着迷是人的共性，人们都愿意看到那些真正揭示隐秘的作品如何窥探到生活的内部、自己的内心，从中获得安慰和启示。罗伟章的最新长篇小说《隐秘史》，以“隐秘”为名，以“史”为喻，对普通人日常生活表象之下无法言说又真切存在的情绪情感，对那些被隐藏或忽视的意识和心理，予以透视和揭示，直抵人内心世界的隐秘角落。

2022年4月，《隐秘史》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重磅推出，这部荣获首届凤凰文学奖评委会奖（由李敬泽、吴义勤、梁鸿鹰、毕飞宇、苏童等国内著名批评家、作家担任评委的原创文学奖）作品，是罗伟章近年来又一部备受文学界好评的长篇杰作。

《隐秘史》

《隐秘史》在写法上呈现出一种新的质地。惊悚悬疑手法的融入对这部小说来说，不是最大的创新，以夸张、扭曲的现实来写普通日常、生存处境，才构成这部小说的精彩和超越之处。小人物的恐惧、卑微、伤心积聚在心里，因为一个突然的事件无声地爆裂，这其实是提醒人们对内心的关注，对追求所谓“正常”的警惕，也是鼓励人们追求更高的生命质量。

小说把数十年的岁月和逐渐荒芜的村庄融入人物内心，把一个简单的事件变成时代浪潮中的生动剪影，因而变得丰富多姿、深刻隽永、回味无穷，如同在我们的生活中，敲击出一阵响彻天地的鼓声，鼓声停歇，却依然不绝如缕。

这除了依靠作家雄厚的笔力、充满魅力的讲述，更源于作家对人性深刻追问的热情。作品时时迸发出心理哲学的火花，与心理学所使用的理性分析和指导不同，小说往往是在故事中自然而然地流淌出生活的哲思，这对于渴望洞悉内心、了解自我的人来说，是多么的体贴和有效。

关于《隐秘史》故事中的动人之处，还有很多，平凡人的尊严和渴望，人性的温暖和绵延，在故事的枝枝蔓蔓中闪烁着微光。我们会看到一对亡命鸳鸯，在穷困和绝望中唱着属于两个人的谣曲；看到村里最老、最慈悲的张大嬢藏着一段石破天惊的爱情，直到去世；看到罗伟章《声音史》里的怪人杨浪一如既往，收集村庄的声音，从光阴的深渊里唤醒人们的记忆……他们都固执地守着自己的秘密，为了捍卫自己的生活，为了能够活着。拥有秘密的人生会变得阴暗和狭窄，但“有些秘密，放在心里，就是放着一盏灯”。

乎他老婆陈国秀，也关乎他一辈子的恐惧和懦弱。他跌落到了一个无底深渊。

小说用诡谲的幻象，连接起现实和心理两个平行时空，追溯普通人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心灵秘史，探索人性深处的平庸之恶和难言之苦，竖起一面镜子，让人们从中看到自己和他人，看清人性中最隐秘的情感，那些被遗忘、忽略甚至竭力否认的情感。这种对心理的深度勘探，是罗伟章小说非常鲜明的特点之一：“我的写作比较执着于探究人的内心世界，因此有的读者和批评家说，我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喜欢这个说法，这在我的很多小说当中都有体现，《隐秘史》无疑体现得最为彻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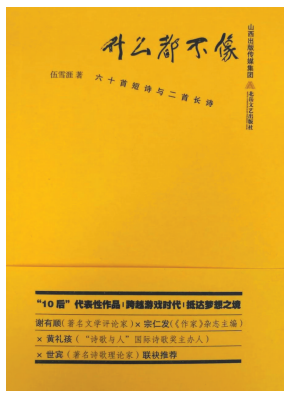
“他比一般诗人更富于哲学性”

——序伍雪涯诗集《什么都不像》

□宗仁发

一个11岁的孩子把诗写成这样，不能不让人感叹。以往也曾看到过一些儿童写的诗，大多是以天真取胜，而伍雪涯相当特别。诗集的名字《什么都不像》先给读者打开了诗的阅读空间，提示你这里的诗歌不是以闭环的方式去读的，而应该尽可能地调动你的想象力，让想象力自由驰骋，无边无际。诗人波德莱尔说过：“想象力是真实的王后”，“没有它，一切能力无论多么坚实，多么敏锐，也等于乌有”。

闪电是人人熟知的，是人们熟视无睹的自然现象，可在伍雪涯的笔下，这闪电已被他重新发现，被他写得出神入化。当闪电击在大海上时，海水会发出彩色的光芒，这是可以想见的壮观场景。但诗人迅捷地把镜头对准了在大海里可以忽略不计的小鱼，以小鱼对这种惊天动地之美的感知来收束诗句，避免了可能由于开阔带来的某种空泛。这首诗的最为令人称奇的句子是：“当闪电击在闪电上时/发出很大的雷声/就是给上帝的启示”。让闪电击在闪电上，与诗人博尔赫斯所说的人在死亡时“仿佛水消失在水中”一样奇妙，这样的“闪电”才属于诗的“闪电”。



《什么都不像》

在伍雪涯的短诗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词无疑是“时间”，“时间”在诗歌中能意味的东西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到宇宙的时间与地球的时间，真实的时间与虚假的时间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有谁又能将时间的哲学蕴涵说清道明呢？或许有人对一个如此年龄的诗人就开始思索“时间”这样深奥的问题会不大理解，这使我想起孔子出游时，遇到两个小孩辩论太阳是早上大，还是中午大的故事，两个孩子各有理由的辩论，让孔子也不能裁定谁对谁错。这样看来，诗人思考问题的范围与多大年龄似无什么关系。

对于一个11岁的诗人，除了年龄的特征，还是会在文本中显露出一些更接近诗歌内部的肌理。就伍雪涯而言，从“一块被黑暗覆没的火焰/这是太阳神的宠物”、“海里有一个人/他就是波塞冬倒映的世界中”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知道他了解古希腊神话，甚至从“奥丁在混沌初开/他高大威猛/他管理九个国度”这样的描述中看得出他还知晓北欧神话，不过就一个少年来说，他的这些知识背景并非来源于纸质发黄的上个世纪的印刷物，而是来源于母本不断被改编的动画片。他对神秘的魔法师充满好奇，同时也会关注尖端无比的量子纠缠；他对顾城这样童话般的朦胧诗人有所迷恋，同时也受到海子《春天，十个海子》中的那种汪洋恣肆启发。

这部诗集中除60多首短诗之外，还收选了两首长诗。在这两首长诗中，那些在短诗中隐匿的故乡与地理隆重出场了，不过这些元素的露面仍是摒弃掉了地域化的强调。或者说这两首长诗中山河与村落的显现更像是因为定位坐标的需要。

“世界的开始/和世界的末日/是那么的和谐”。《破碎的沉思》中无论是诗人的出生地甲乙村，还是外婆家的罗平村，写这些处所的时候，不断涌入“黑洞”“中子”“爱因斯坦”“纳米”等元素。而在《山海经》中以“南方在哪里”之问开篇，接下来问到刑天，问到轩辕，问到了动物与人，还问到了善恶及欲望。诗人已从屈原的《天问》中借来锦囊，在对天地万物的追问中，一步步走向自己的心灵纠结之处，走向这个世界种种困惑的核心地带。但愿这种叩问能够在沧海横流、山川巨变的演进中泛起哪怕是一丝丝不易觉察的涟漪。